

脱离恶魔掌心 化身禁毒天使

从吸毒者变身社会禁毒社工 她是国内首个也是唯一一个

晚上6点多下班回家,烧了几个拿手的小菜,吃完饭,休息了一会儿,金伟静和听着评弹小曲的母亲打了声招呼,照例去家附近的游泳馆游泳。每天游泳,她已经坚持了一年。

10年前,这样平静的生活对于金伟静来说,是一种“奢望”。那时的她整日被毒瘾折磨,时刻担心着自己会不会被抓。

近12年的吸毒史,戒断9年。2010年起开始成为一名禁毒志愿者。今年4月,上海自强服务总社和金伟静签订了聘用合同,金伟静也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个有着吸毒经历的正式的禁毒社工。

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

一时好奇

“隔一会儿不吃就难受,难受得抓心挠肺的,晚上睡不着觉,脑子里全是这玩意。”“为什么别人就能过正常的生活?我哪一天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?”

金伟静第一次接触毒品是在1993年,那时她才23岁。赶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商潮,她和朋友一起做着服装生意,生意做得红红火火,从虹口做到了南京路,在几家大商场里开出了好几个柜台。

上世纪90年代,人们对于毒品的认知非常浅薄,相关的宣传很少,很多人甚至不知道“白粉”就是毒品。有一次到朋友家玩,看到朋友在吸食海洛因,金伟静觉得很好奇,感觉这玩意挺时髦,就想尝尝。朋友跟她说当心被“吊牢”,性子特别犟的金伟静偏偏不信邪,接过去就开吸。

吸食毒品的快感让她深深迷醉。“很舒服,人是飘着的,浑身上下关节好像都被打通了似的。”可她不知道,随着她渐渐上瘾,这转瞬即逝的快感,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。

一开始她吸食的量不大,半克可以吃两天。渐渐地,就像“吃药”一样,戒不掉,量也越来越大。“隔一会不吃就难受,难受得抓心挠肺的,晚上睡不着觉,脑子里全是这玩意。”有一次过年,她多储备了点“货”,拿了5克,过了年三十就都嗑掉了。

迷恋上毒品之后,她完全没有心思工作。不要说赚钱,有人还钱,顺便约下午茶,她也一口回绝:“等会儿再说。”

那时1克海洛因600元,后来涨到1200元。就这样,坐吃山空。没钱买货,可又断不了,就只能找人集资一起买,买完大家聚在一起“分享”,他们的圈子里叫作“开会”。那段时间,在如今的金伟静看来,过的就是行尸走肉的日子。“每天都过得特别快,闭上眼睛的时候还是白天,睁眼时天已经黑了,要不就是天亮了。”

她也想戒,可戒不掉。毒瘾发作时生理上的难受,吸完后心理上的空虚,以及时时刻刻担心被人发现的罪恶感,躲在黑暗里的卑微感,生怕被派出所抓走的恐惧感,让她备受煎熬。

有一次她犯了毒瘾,叫了出租车去“拿货”的地方。正是清晨,出租车行驶在上海的街头,窗外是赶着上班的人们,脚步匆匆,表情平静。车站上有人翘首等着公交车,有人大口大口啃着手上的油条、蛋饼。隔着车窗,看着这些的金伟静,蜷缩在车子一角,默默忍受着不堪的痛苦,浑身冒着冷汗,她突然很想问问自己:“为什么别人就能过正常的生活?我哪一天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?”

一个背影

“我年纪大了,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,这次硬撑着,也要来看看你。”父亲哭了。“如果说是哪一个瞬间让我痛下决心告别过去,应该就是那一刻了。”金伟静说。

1994年年底,金伟静第一次被抓,在劳教所待了半个月后被释放。也是在此时,她无法向家人隐瞒自己吸毒的事实。“从那一刻起,我的家庭就失去了欢笑和安宁,笼罩在沉沉的阴霾之中。”金伟静说。

之后,1995年、1996年、1997年,她每年都被抓一次,每次被关十几天不等。戒毒的过程很漫长,复吸却很快,金伟静说那是种“心瘾”。她也曾试过把自己锁在家里喝中药戒毒、去自愿戒毒所戒毒,但是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。

一次次的复吸让她的父母陷入深深的焦虑,做父母的始终不愿意放弃女儿,决定把她带到偏僻的农村去住一段时间,让她接触不到毒品。金伟静至今还记得,母亲陪着她坐火车,在上海道口临时停下的时候,在下轨道旁站着武警,母亲一下子就非常紧张:“是不是来抓你的?”“当时我还觉得妈妈很好笑,现在想

想却全是心酸,当别人的父母在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,我的父母却无时无刻不在担惊受怕。”

那次乡下戒毒两年,还是没彻底康复,回到上海后,她又复吸了。2005年夏天,金伟静再次被抓,被送进上海女子劳动教养所,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一年半。消息传到家里,金伟静的父亲一下子被击倒了,脑梗发作被送进了医院。

半年后,行动不便的父亲拄着拐杖赶到位于青浦的戒毒所看望女儿。隔着玻璃,老父亲颤颤巍巍地举起手里的点心,问女儿要不要吃,一边絮絮叨叨地说:“我年纪大了,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,这次硬撑着,也要来看看你。”说着说着,父亲哭了。

那一天,是金伟静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父亲的泪水。那泪水宛如千斤石块,一下一下捶打着她的心。

接见结束,别的家属都往大门走去,父亲却搞错了方向,一个人往另一个方向走去,金伟静下意识地伸出手想去搀一搀,却发现那扇玻璃窗隔开了她和他的世界,最后还是在校长的帮助下,父亲才走出接见室。

那苍老的身影,至今留在金伟静的脑海中。“如果说是哪一个瞬间让我痛下决心告别过去,应该就是那一刻了。”金伟静说,那一刻,她深深地感到了无力和痛心。“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。这一刻,我知道了自己应该做的就是:戒掉。”

一次拥抱

“我很庆幸,有人来牵着我的手带我走了出去……这个如同好友间无比自然的拥抱,让我第一次有了被尊重的感觉。”

金伟静在戒毒所里第一次遇到陈慧,是在食堂。陈慧是上海自强服务总社的禁毒社工,作为金伟静的帮教社工,被允许和她面对面交谈。临走,陈慧站起来,手臂绕过金伟静的肩膀,给



金伟静希望今后能让更多迷路的人和她一样。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

了她一个浅浅的拥抱。

那时的金伟静,失去了自由,和毒瘾的斗争让她痛苦万分,对父母的愧疚让她对自己失去了最后一点信心,“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,觉得自己很脏。”进去前,她已经很久不和人们有正常的交往,更不用说有亲密的接触。而时隔了好久,“这个如同好友间无比自然的拥抱,让我第一次有了被尊重的感觉。”

当很多年后金伟静再一次走进“女所”的时候,她的身份已经是一名禁毒志愿者。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里边的同伴互动。她说自己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当时的自己——一个很想从头再来,但还在迷茫中徘徊的自己。“我很庆幸,有人来牵着我的手带我走了出去。”

从2007年“出所”之后,她再没碰过毒品。最初三年,她安静地在家照顾生病的父亲,尽一个女儿的责任弥补曾经犯下的错误,空闲时间去读书,考取了会计上岗证,定期参加自强总社的“同伴”教育——戒毒的人互相彼此“同伴”,共同分享自己的经历,感受,从中获取力量和动力。

2010年,父亲去世了。重新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金伟静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,在一家酒店做财务,每个月有了稳定的收入。因为工作努力,业绩突出,她还做到了主管。可是一年之后的一次政审,让老板发现了她吸毒的经历。

“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,问我,你吸过毒吗?”金伟静曾经以为自己快要忘记那段噩梦般的过去,她有了相处很好的同事,有了稳定的工作,可在那一刻,她觉得一切都被推翻了,自己又被重新戴上了标签,一年来的努力和付出顷刻间轰然倒塌。她提出了辞职。

“幸好那时的我已不同往日,从同伴教育辅导中学到的知识让我知道:苦难也有意义。”也正是这件事,让她有了“改变社会对戒毒康复群体看法”的想法。

她进入了自强做禁毒志愿者,没有报酬,可她做得很开心,她去到很多地方,现身说法,似乎是在揭自己的疮疤,但也在其中感受到了重生的力量。“感觉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强大。”“同伴”们组队到敬老院、福利院、阳光中心去做公益。他们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,敢于让社会知道,这样的戒毒康复群体也可以积极向上。

前年,金伟静考取了助理社工师资格证。今年4月份,金伟静获得了一纸合同,成为了全上海1000多名禁毒社工中的一员,曾经帮助过她的社工成为了她的“同事”。有过吸毒经历的正式签约社工,金伟静是目前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。“她是从我们当中走出来的,我们都觉得很自豪,她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。”她辅导了好几年的“同伴”小张说。

6月份,金伟静参加了中级社工师考试,结果还没出来。但陪伴了金伟静9年康复之路的社工陈慧对她很有信心。“她很聪明,也很能干,表达能力好,写的东西也很感性。‘同伴’们都很喜欢她,开展工作有时候比我们都有效果。”

“这份信任是压力,也是动力。”金伟静说。和十几年前的自己不一样,如今的她对生活充满了信心。曾经在出租车内羡慕着的路人平凡却光明的人生,虽然晚来了一点,但她终于重新找到。她希望今后的10年、20年,能让更多迷路的人和她一样,找回自己的人生。

征集小人物

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渺小的小人物,如果你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家分享,请与本版联系: qnbxiaoren-wu@sohu.com